

以书为伴 最长久

我与书

对于爱书人而言,书是忠贞不渝的老伴。书与人一样可以随时间而变化,但有一点不同,当人不再能够从那里面得到好处、快乐、利益或者至少不能从那里面得到好的感觉时,总是会对它置之不理,而书永远也不会抛弃你。自然,你有时会书弃之不顾,或许几年,或许永远。而它们呢,即使你背信弃义,也从来不会背弃你,它们会在书架上默默地谦卑地将你等候,它们会等上十年、二十年甚至终生,可谓始终不渝。

书不会像人那样爱抱怨,哪怕已至深夜,当你突然需要一本书,即便是凌晨三点,即便那是你已经抛弃并从上抹去了多年的一本书,它也不会令你失望,会从架子上下来,在你需要它的那一刻陪伴你,可谓无怨无悔。

书不会伺机报复,不会寻找借口,不会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,你是否配得上,你们是否依旧互相适应,而是召之即来。书永远也不会背叛你,可谓忠贞不二。

如今讲高质量发展,书是高质量的产

品,作为大半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,可谓资深出版人的笔者知道,书是经过三审,即初审、复审、终审和三校,即一校、二校、三校或核红、过黑码(指一种校对软件,也指用这种校对软件进行校对的过程。俗称“过黑马”或“扫一遍黑码”)。经过如此严格编辑校对的,堪称高质量的精神产品。

高质量精神产品会给人带来高品质生活。北宋第三位帝王宋真宗赵恒的《劝学诗》,用“书中自有千钟粟”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来劝勉学子读书上进是有道理的。“男儿欲遂平生志,六经勤向窗前读。”北宋著名学者汪洙的《神童诗》对读书做了精到阐述,其诗写道:“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。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。少小须勤学,文章可立身。满朝朱紫贵,尽是读书人。学问勤中得,萤窗万卷书。三冬今足用,谁笑腹空虚。自小多才学,平生志气高。别人怀宝剑,我有笔如刀。朝为田舍郎,暮登天子堂。将相本无种,男儿当自

强。”反观历史上的王侯将相和名流贤达,绝大多数都是读书人。

当然,当今社会新媒体层出不穷,读书不再成为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,但读书仍然是成本最低、最便捷、最安全、最长久和最保值的途径。读书比起看电视、电脑和智能手机,书的成本最低,不用充电,不怕停电。电视机、电脑和智能手机寿命有限,四五年、最多不过十年,就毛病百出,不得不换新的,因此比较伤财;而书,只要不发生火灾烧毁,就会永久供人使用。电视、电脑和智能手机,对眼睛伤害较大,因此比较劳民,而书对眼睛伤害也最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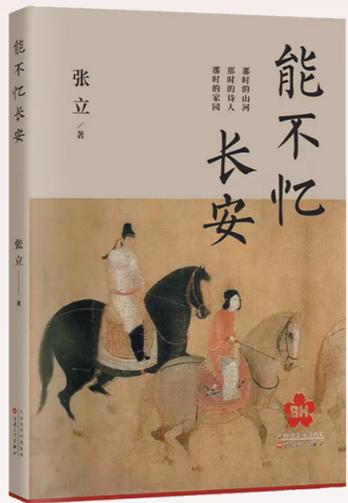
因此,尽管电视、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新媒体或微信、抖音等新媒体对图书有所冲击,图书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。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《202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》就证明了这一点:尽管新冠疫情和新载体新媒体叠加影响,但图书出版规模实现全面增长。2021年,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22.5万种,较2020年增长5.4%;

重印图书30.4万种,增长10.4%;总印数118.6亿册(张),增长14.4%;总印张1065.9亿印张,增长16.0%;定价总金额2616.1亿元,增长19.7%。图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082.2亿元,增长12.3%;利润总额190.1亿元,增长16.0%;均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。69种一般图书年度印数达到或超过100万册,增加17种。

纵观历史,不论是陶瓷器、甲骨、青铜,还是竹简、木牍、缣帛,几乎都是承载文字各领风骚数百年后衰微湮灭,唯有纸质图书已有上千年历史,承载历史,记录经典,藏之名山,传之万代,可谓历久弥新,薪火相传,造福人类,功莫大焉。笔者相信,书的生命力必将是长久不衰的,尤其是经典也必将是经久不衰的。

可见,图书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,不仅是每个人的长久伴侣,而且是人类永久的伙伴,值得人类永远珍爱与珍藏。敬惜字纸的优良传统,值得人类代代相传。

□王新民



这几年,长安作协在张军峰主席的带领下,做了大量的、卓有成效的工作,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和作品,在陕西文坛产生很好的影响,张立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前些年,张立出版过散文集《要有光》《元和中兴》,现在又出版了《能不忆长安》,在此,我首先表示热烈祝贺!

我用了两天时间,粗粗地把张立的这部书读了一遍,34篇文章、3辑,16万字,文章不多,书也不厚,可是分量很重,给我的感觉是沉甸甸的。这是历史的厚重,文化的厚重,作者笔力的厚重。

张立是地道西安人,他生在沔阳河边,长在长安县,工作在长安区,对生养他的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感情。这些年,他一直在认真研究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,2017年,他和张军峰、王向辉共同完成了“盛世中兴”三部曲,在西安乃至全省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为了写这三部书,他们查阅了大量资料,阅读了大量书籍,寻访了许多历史文化遗迹,苦没少吃,力没少出,收获也是满满的。读《能不忆长安》,能够明显感觉到学习研究历史文化给张立散文创作带来的好处,我很赞同王向辉在这部书的“代序”中对《能不忆长安》是“历史文化散文”的定位。

读《能不忆长安》,我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张立满怀深情,饱蘸浓墨,在用心写“那时的山河”“那时的诗人”“那时的家国”,写出了作者深厚的故乡情结,浓厚的文化气息,醇厚的人文情怀。

张立的笔墨是朴素的、自然的。在“那时的山河”一辑中,他“遥望终南山”,忆“乐游原”,读“樊川诗”,写“渭河前世今生”,访“蓝田人”,上“少陵塬”,游“曲江池”“昆明湖”,逛“山林”,讲“唐朝故事”……作者写长安山水,更在长安山水的历史文化,还挖掘了山水的精髓,赋予了山水灵性、思想和精神。在文章中,作者大量使用古典诗词、历史故事,极大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和思想,使文章有了浓厚的文化气息、深刻的思想内涵。如《遥望终南山》,作者写了自己对终南山的遥望,写了汉代班固对终南山的遥望,写了唐太宗李世民对终南山的遥望,还写了李白、杜甫、韩愈、贾岛、杜牧等唐代大诗人对终南山的遥望。不同时代、不同人物、不同视角的遥望,使得终南山更加巍峨俊秀,多了诗情画意,有了历史文化的厚重,历史更加深远,意义更加现实。再如《樊川诗》一文,作者在写自己对樊川感觉和感受、讲述杜牧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同时,大量运用诗人杜甫、杜牧、韩愈、孟郊和民国时康有为的诗句,使本来就很好的樊川真正有了浓浓的、化不开的诗意。

张立的人物描写是多视角、多维度的。第二辑“那时的诗人”中,作者写了《天宝十载的杜甫》《长安曾有杜少陵》《那一年,再别长安》《交友当如杜少陵》《元和八年的韩柳》《大和九年的诗人》以及《杜甫韦曲的朋友》《韦应物的骊山情结》,还写了《千年美丽的上巳节》《皇官禁苑诗之禁地》等,张立笔下的诗人都有特定的社会背景,或在重大事件中,或在社会动荡中,他让诗人在这些特殊的环境里活动,展现风采和才华,从而写出的故事鲜为人知,人物形象复杂,人物性格多重,读来引人入胜。如《天宝十载的杜甫》,这是多灾多难的一年,国家有战事,民间多灾情,杜甫在贫病交加、饥寒交迫中的故事,塑造了一个在逆境中挣扎的诗人形象。再如《白居易的双城记》,写白居易的宦海生涯、起伏人生,把诗人描写得细致入微,极其生动。

张立的家国情怀是炽热的。通读《能不忆长安》,你会深深感觉到作者张立浓厚的家国情怀,这一点体现在第三辑中。这一辑中的几篇文章都在证明这一点,特别是《杜陵怀古》,作者主要讲汉宣帝陵的故事,突出了爱国、爱家这一主题。在这篇文章里,作者既讲了历史、文化,还讲了地理。我的家在汉宣帝陵东面的白鹿原下,我也曾多次到过汉宣帝陵,但是对这里的历史一无所知。读了这篇文章,知道了这段历史,也分清了杜陵、少陵和汉宣帝陵的关系。

以上是我阅读《能不忆长安》的几点感想和体会。总的来说,张立的《能不忆长安》是一部很好的散文佳作,他立足长安、讲述长安、宣传长安;不卖弄、不虚伪、不浮夸、不矫情,充分显示出一位长安作家历史文化散文的感人魅力,值得我们学习。

□周养俊

一部值得阅读的历史文化散文集

矿山笔耕人

坐落在司马故里的韩城矿区是一个渭北老煤企,曾享有“渭北黑腰带上一颗明珠”的美称。作为能源时代的“主角”,她曾为陕西经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,被载入史册。这片肥沃的土地养育了无数勤劳的矿山儿女,也培养了一批批文字工作者,他们为矿区的发展摇旗呐喊,记录矿区的厚重历史,他们更应该被历史铭记。

我曾工作过的桑树坪矿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西北最大的机采煤矿。在矿区工作生活的八年里,我接触到很多为矿山献出青春热血的写作老前辈,他们在十八九岁的花季年龄就来到矿山,在煤矿一干就是一辈子。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献给了矿山的建设和发展,他们对矿山、对工作的忠诚执著和满腔热忱感染着我,让我终身受益。

矿山的沃土滋养了很多写作爱好者,他们中有写小说的、有写诗歌的、有写散文的和剧本的,总之矿山需要什么,他们就创作什么。在平响办公室工作时,我遇到了张梦君老师,那时《中国煤炭报》《陕西工人报》等各大媒体都能看到他的稿件,他的作品题目新颖、取材广泛,以小见大,让人过目不忘。他说为了写好稿件,十八岁的他忍受着

井下作业的疲惫,每天坚持学习、写稿到凌晨一两点,天不亮就要跑到邮局把稿子投递到邮箱,床底下堆满了草稿和退稿,一写就是三十多年。在桑树坪矿工会工作时,我认识了副主席李士林,他的杂文随笔字句幽默犀利,论文屡屡获奖。他也是一个井下采煤工,凭着勤奋好学改变了命运,成了韩城矿区工会系统的“一支笔”。受这些老前辈的影响,我用脚步丈量矿区的沟沟坎坎,用心感受矿山人朴实的胸怀,用笔记录矿区的发展变迁,认真书写矿工矿嫂的喜悦哀乐,那片炽热的黑土地,让我浮躁的内心逐渐丰盈和厚重起来。

后来,因为写作认识了《韩城矿工报》的前任总编冯晓,同样被他对文字工作的热情和执著感动。在那个靠手写稿件的年代,《矿工报》是矿区唯一的平台媒介,小小一张报纸,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新闻记者和业余作者。冯晓老师从事企业新闻宣传三十年,编撰了一千余期《韩城矿工报》,参与编辑出版了《金色的记忆》《四十年情怀》《永远的足迹》《韩城矿业公司志》等书籍,记录了企业的发展历史,为韩城矿区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宝藏。

写作者永远年轻。我们看着冯晓老师把一篇篇冗长的散文修改成诗歌,把散乱的诗歌编辑成散文,只为让作者看到希望,小心翼翼呵护文学幼苗茁壮成长。我也在他的影响下,走进文字工作者的行列,更没想到有一天也步其后尘,做了同样的选择——始终坚守对文字的敬畏和执著,扎根基层,讲好职工故事,传播职工声音,用心编辑一篇篇作品,培育新一代文字爱好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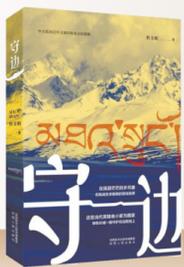
深受老前辈的影响,一批批写作爱好者接力奋进,作为企业的记录者和见证者,奔波在基层矿区的角落,采访报道着企业发展中的点点滴滴。为劳动者讴歌,为奋斗者立传,对外传播新时代矿山儿女的声音。他们用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感,书写着新时代煤矿人的光荣和梦想,谱写着现代化矿井蓬勃发展的新篇章。

在陕北高歌猛进的发展历程中,凝聚着无数矿山笔耕人的智慧和力量。感谢那些曾经、现在、将来在煤海深处奋勇拼搏、默默奉献的文字工作者,感谢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奋斗、传播力量、记录变迁,他们用文字温暖了岁月,点燃了希望,照亮了前行路!

□张桂英

书讯

《守边》



杜彦娟 著

长篇报告文学《守边》,讲述的是发生在青藏高原那片高寒缺氧的雪域边陲,众多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边防战士,踏冰卧雪,特别能奉献,特别能战斗,特别能忍耐的故事。本书饱含深情,书写时代,是献给爱国守边者的嘹亮赞歌。

《刀锋划破清人的书写》



王维亚 著

清代书写,是作者多年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题目。作者认真梳理了清代书写的发展脉络,指出考据学的兴盛,带动了文字学、金石学的发展。本书通过大量实践和理论的探究,证明今天的汉字书写既有坚实的基础,又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《中国人的大局观》



穆涛 著

本书是一部历史散文作品集,以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史记》《礼记》《汉书》《春秋》等典籍为底本,共有五个专辑。书中全方位展示深植于中国人内里的文化气质,同时结合一些社会问题,既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深远影响,又呈现出散文大家深厚的学养和历史文化散文的万千气象。

一个人不会作诗不要紧,要时常想到诗

——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读后感

高中的时候,在《读者》上读到一篇文章,摘自《比我老的老头》,作者黄永玉。文中人物刻画独到,笔法利落精彩,语言妙趣横生。我便深深记住了文章出处以及作者名字。

2018年10月30日,金庸仙逝,我立刻去搜索黄永玉先生的年龄——与金庸同年。在身边很多人抢购《金庸武侠全集》的同时,我买了当时能买到的黄老的所有书。

2021年,我读完了黄老的自传体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系列。黄老写得洋洋洒洒,我读得连哭带笑,仿佛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文化以及人文洗礼。

黄老是画家,人物描写寥寥数笔,其形象便跃然纸上,还带着他独特的幽默快活。比如这段:样子长得怪,大脑门当中一道深深的沟直抵眉梁;大患肥鼻子,下嘴唇长过上嘴唇;腮帮到下巴长满修剪得十分整齐的连鬓胡鬃根。矮而瘦,上半身单薄,下半身萧条,一对大脚板,走在石板路上啪啪作响。

除了人物肖像刻画到位,各种讽刺也信手拈来,比如写母鸡下蛋:鸡娘特别像不聪明的作家,稍微出两本书就大喊大叫,弄得左邻右舍心烦。不过鸡蛋比那些大作要实际得多。

写喜欢品评别人诗作的人:一般品评的人,自己诗都作得不好,只是品位高;谈别人的诗,像后娘打前娘崽……

老人家深谙人情世故,却又深怀慈悲之心。家道中落,面对人走茶凉、世态炎凉,他说:

表姐表哥也来得少了。这个“某人”以前来得多,现在来得少”的问题,一直是历史性、世界性、社会性的大问题。

只顾自己怨尤,不考虑别人也有人生。

以前提携过的部下、学生……现在都来得少了。你没想到人人各有各的衣襟前程,各有各的悲欢。有的人的确

把你忘了;可能是得意的混蛋,也可能惭愧于自己的沦落无脸见人。大部分人却是肩负着沉重担子顾不上细致的感情。

你要想得开;你要原谅世人万般无奈和委屈……

虽然是个浪荡汉子,但也不乏细腻的感情。家里失火,父亲最珍贵的手风琴被烧毁,他这样写父亲的落难:风琴没有了他真的就不想音乐了。一想音乐就摇头,就叹气。经过天主堂、福音堂、女学堂,听到风琴本来放慢的脚步,一下子、一下子就快起来,像一个输光老本的赌徒,像一阵没东西好刮的干风。

黄老的作品里充满了对旧时代妇女的同情。二舅因幼年生病,心智停在十岁左右,为了照顾他的衣食起居以及后半生,家里给他娶了家境贫寒、贤惠懂事的童妻。对苦命、认命的二舅妈,黄老说:生活停止不动,曾经有过悲哀,有过寂寞,有过牵挂……都过去了。屋子深而大,地下是石板,周围是高墙,房里塞满柜、台、桌、椅和箱子笼屉,厚厚的木地板……隔绝了她从来不懂的外界的消息和文化。

他也礼赞那些坚强独立的女性。负责照顾他的奶妈王伯一生凄苦,性格铁血又柔情。王伯曾经拿枪指着偷看她洗澡的土匪,把对方吓得尿裤子;也在主人落难时,毫不犹豫带着他们的独子住到乡下保他平安。黄老这样写王伯:王伯从没讲过后悔当女人的话。各人有各人的衣襟。一个人活得有没有派派是不论男女的。

春节是中国人辞旧迎新、寄托了最多美好希望的节日,战争时期的春节,更加意义非凡。

战争时期,对双方指挥来说,“过年”是个“息怒”的“暂停”。太平年月,老百姓把破坏了的民族庄严性质用过年的形式重新捡拾回来。抚摸创伤,修补残缺。

所以,过年是一种分量沉重的历史

情感教育。

文化上的分寸板眼,表面上看仿佛是一种特殊“行规”,实际上它是修补历史裂痕和绝情的有效的黏合物,有如被折断的树木在春天经过绑扎护理重获生命一样。

在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里,有无数让人捧腹的瞬间,也有很多让人落泪的章节。嘉善保卫队,上千牺牲的官兵,都是朱雀城的子弟。留下一城孤儿寡妇,整个朱雀城悲伤得没有了哭声……

黄老出生于战争年代,数次死里逃生,见证过山河染血、民族灾难,也见证了文化被摧毁、遗弃,又重新艰难生长。他的作品,质朴浑厚,字里行间都藏着山河岁月,苍凉大气,充满悲悯、爱与希望。他笔下的老百姓,是中国人的缩影,坚韧、良善、柔肠又铁骨铮铮。朱雀城的小人物,纯朴踏实,努力营生,认命又倔强。朱雀城的大人物,富甲一方,底蕴深厚,扶贫济困。大人物和小人物互相照拂,谁也不欺负谁,谁也离不开谁。不经意的深情,生生不息的传承,从来不肯放弃的希望,是藏在老百姓中间,藏在这个国家的力量。

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值得被我们、被我们的时代细细品读并珍视,因为他提醒我们记得,也提醒我们去爱。就像黄老说的,一个人不会作诗不要紧,要时常想到诗……

□周彦弟

